

360852

0318

7229; 8

野

好

刘绍棠



系列

野 婚

花 城 出 版 社

野 婚

刘 绍 棠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书 报 广 告 处 经 销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册重 22.1克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3,600册

ISBN 7-5360-0154-1/I · 160

平装定价: 3.10元

动笔之前，一如既往，走进烟笼斗室，整个的
心深入我那生身之地的乡村，进入我要描写
的那个时代环境。没棚茅舍，查户口，歪脖子
说闲话儿，东家子长，西家子短，七姑，姨二
姥姥，青山雾罩满嘴的舌头，1.1的烟笼斗室，
装不了大大的运河滩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
“尽入吾彀中矣”。于是逐渐明晰了时间，
氛围，地点，景观——确定了人物类型和主旋
律的基调。突然，象燕子抄食儿，捕捉住一个
精彩的细节，有如一道闪电掀起一声响雷
，波澜起伏的写作中，突破缺口，冲破堤
岸的束缚，激流迸发出雷雨般的思想，赶快铺开
纸张，就象沙皇扶儿了起来，毫无任何细
要烦，谨严布局，精心安排，更富有完美
感动的系统设计，笔笔见功，人物再现

内 容 提 要

《野婚》是刘绍棠的一部别开生面的长篇小说力作。

北运河畔的鱼菱村刘家，虽非豪门望族，可刘氏长辈却自称是先帝爷刘备的后裔，不失为这座贫困、落后、愚昧的北国村庄的名门大户。刘四梦是刘家的宠儿，古朴的村民们为着女儿终身有靠，都巴望刘四梦成为自家的乘龙快婿。高跷师傅王大把式和于进锅在差媒说亲遭刘家拒绝后，不惜合伙抢男逼婚。于是，比六岁的刘四梦大六岁的王女金裹银儿、年方一岁的于女小戏子，就成了刘四梦的妻与妾。但由于世事多变，这场“野婚”竟演成一出人间悲喜剧。

本书以刘四梦同金裹银儿、小戏子的“野婚”为经，以老一代的“野婚”及晚一代的“野婚”为纬，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北国风情画，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北国农村的风情民俗，以及世事的变迁，人心的嬗变。

这是一部富于中国气派、民族风格、地方特色的佳作，清新隽永，妙趣横生，时而催人泪下，时而令人解颐，引人遐思，发人深省。

2011/09/08

责任编辑：廖文

装帧设计：苏家杰

题字：苏华

1

芝麻粒儿大的鱼菱村，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，
是一块逢凶化吉的福地。

整个通州的地势，平均海拔十二米，鱼菱村的海拔却在二十四米以上。鱼菱村左邻鸡笼店，右邻细柳营：鸡笼店的烟囱，细柳营的房脊，跟鱼菱村的门槛一个水平，鱼菱村的人出门就像跳井。北运河三年一小涝，五年一大涝，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，淹没了沿岸的田野和村庄，树梢上挂水藻，鸡笼店和细柳营的男女老幼，乘船、坐筐箩、抱檩条子、揪牛尾巴、趴在拔地漂起的麦秸垛上，纷纷向鱼菱村逃命，鱼菱村的人却站在干岸上看风景。大水只到鱼菱村外，便被头一块柳棵子地拦住，好像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，偃旗息鼓到此为止。我当时虽然幼小，也知道跟随大人们到水边捡便宜，白吃漂来的西瓜、甜瓜、面瓜……被大水吓丢了魂儿的野兔子，成百上千只窜逃到鱼菱村里，一棍子扫倒一片。有的野兔子昏头乱跑，撞墙碰树而死，还有的像离弦箭似的冲入住户的柴门，睁着眼睛钻灶膛、跳铁锅、自投狗嘴里。大水一来二去四五天，鱼菱村家家户户像开斋过节，一日三餐都吃肉。坐月子的女人喝多了鲫鱼汤，两只乳房涨满了稠如米粥的奶

汁，胸脯子上像挂着两只大白葫芦；肿胀得疼痛难忍，沉重得站不起身，把自己的男人搂在怀里吃奶。仍然不能减轻压力，也就顾不得礼教戒规，对外开放，百无禁忌，谁来吃她的奶都是救命恩人，疼急了连老公公都得当啷筒。

正因为鱼菱村地处边沿死角，所以直到眼下八十年代，还没有公路相通，可算是天子脚下的一大斑点，咄咄怪事。一九三三年日本鬼子进了关，占领通州直到一九四五年，十二年中竟没有一个鬼子到过鱼菱村，左邻右舍的鸡笼店和细柳营，却屡遭敌寇的烧杀抢掠。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，通州距离唐山只有一百多公里，震度在六点九级，鸡笼店和细柳营都房倒屋塌，砸死好几口人，鱼菱村却安然无恙，毫无损伤，只有一座麦秸垛溜了顶。

这座麦秸垛，本来就像意大利的比萨斜塔，风一吹便摇头晃身子，没有地震也熬不过当年的雨季，早晚坍塌。

我在鱼菱村，已经没有血缘上的亲支近脉，但是我家还有一座二百多年历史的大宅院，借给几户人家居住。大宅院的高墙之内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跨院，一九五一年我下乡挂职，为了在工作上避重就轻，也是为了不与那几个地头蛇苟流合污，自愿在鱼菱村蹲点，就住在我家小跨院的三间泥棚茅舍里。因此，全家人虽然早已离乡进城，分散各地，我却是离土而没有拔根；好比一棵瓜秧，只不过藤蔓延伸到北京城内，根子还深深扎在鱼菱村的水土之中。所以，我身败名裂之后仍有退路，鱼菱村永远有我的栖身之所。

我的家世，由于没有家谱留传和任何文字记录，也就无稽可考。老人长辈们咬定我们是大汉皇叔刘备的后裔，虽然未免攀龙附凤之嫌，却也并非毫无道理。刘备原籍涿州楼桑村，涿州距离

通州七八十公里，刘室宗亲难免人口流动，也许其中一支挪了个窝儿，来到通州安家落户。刘备的祖上，中山靖王刘胜的坟墓埋在满城县，掘墓开棺发现了无价之宝的金缕尸衣，成为我国出土文物中的一大奇迹。满城距离涿州也有几十公里，可见刘备这一支也是搬过家的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说他是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，那么我也可以自称“帝昭烈之苗裔”了。然而，我的年岁大起来，书多读了几本，才知道通州刘姓即便算是刘备苗裔，那也是刘禅嫡传，就像一块坛子肉里吃出了大尾巴蛆，令人作呕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：“通州……两汉潞县及安乐县地”。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，安乐县才废入潞县。潞县衙门也从甘棠乡迁入安乐城内。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说：“沾水南经安乐县故城东。”《晋书·地道记》曰：“晋封刘禅为公国。恪谓之西潞水也。”潞水就是现今的北运河，安乐故城正是今日的通州。刘禅降晋被封为安乐公，遭到现在的通州就国，他的子孙和家奴便沿着北运河西岸繁衍开来。我家原来住在河西靛庄，曾祖父率领全家迁到河东鱼菱村，买下姓杜的大宅院，当时这座大宅院就已经是百年老屋。通州至今姓刘的最多，靛庄更是一半以上人家姓刘；虽无史证，也可断定，靛庄刘家必是刘禅子孙或家奴的一支。如此推论，我十有八九是刘禅的百代子孙，阿斗这小子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比阿Q更可鄙，更讨厌。做为他的后裔我怎能不感到奇耻大辱？于是，我打定主意，改换门庭，另立祖宗。正史、野史、传说、稗闻，下锚钩沉，捞根稻草，终于想到公元304年在建平（今山西临汾）建都的汉国，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。《中国历代名人辞典》记载：刘渊出身新兴（今山西忻县）匈奴贵族，袭匈奴左部帅、匈奴五都大都督。“八王之乱”中起兵反晋即汉王位，后改元称帝。匈奴人有名无

姓，只因汉朝对匈奴遣女和亲，他们便自称是汉朝的外甥，因而随母姓刘，这显然十分牵强附会。但是，不管多么牵强附会的编造，仍然堂堂正正写在了正史上。那么，为什么我就不能照猫画虎，抱葫芦画瓢呢？匈奴刘氏汉国王朝败亡（公元818年），子孙流散的方向只能北上，回归大漠故土，难道就不会有一支子孙滞留通州吗？当时刘禅刚死（公元271年）四十多年，真假二刘合二而一，人多势众胆子壮。如此说来，就不能排除我是匈奴刘氏之后的可能性。当一个匈奴皇族的风子龙孙，岂不比挂在昏庸、荒唐、懦弱、卑怯的刘阿斗名下更有脸面？所以，我曾宣告以刘匈奴为自己的别名，并自封为山楂汗。嗜好考据的读者，可以翻阅一下五十年代中期的旧报，便可找见我的几篇杂文，都以山楂汗署名。

目前，中国境内，匈奴人已经绝迹，衰落、西迁、同化，湮没无存。我自称匈奴刘氏之后，喊破了嗓子也得不到认可；但是我在小说里自言自语，却有我的充分自由。蒲松龄是蒙人、回民、还是汉人？论者各执一词，谁说得清楚？

我另外还有个名字，也在鱼菱村通用。

这个名字非比寻常，不同凡响，来自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笔下，可以从汤老先生的四大剧作中找到出处。

北运河西岸，距离鱼菱村六里，有一个里二泗村，村里有一座大庙，大庙里建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玉皇阁醮坛，塑河神像。明朝嘉靖十四年，道士周从善向皇上乞赐观名，嘉靖皇帝赐名佑民观。清朝顺治八年，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，曾来佑民观烧香祷告，又赐帑重修一新，也更抬高了这座庙宇的身份。

直到清末民初，京汉和津浦两条铁路通车之前，元、明、清三朝数百年，大运河一直是全国唯一的一条南北交通要道。南来

北往的客商行旅，往返都要乘坐大运河的官船。官船早晨从北京东便门码头启程，中午到达里二泗歇站，客人下船打尖，船家上岸祭祀河神，至少停留一个时辰。汤显祖一生多次出京入京，也就几度路过里二泗，下船观赏风光景色。见景生情，下笔成诗，写有《登里二泗道院高阁》一首，收入《玉茗堂集》。诗曰：“弭舫聚氤氲，踟舄凌晖皎。旅积方此舒，波情亦堪绕。棒丘见蒙密，重关思窈窕。况此羽人居，青荧满幽眺。双扉永平直，层楼回飞矫。陵岳翠西矗，河渠白东淼。幢檐密林树，伊优轧鱼鸟。封畛四如画，岐术纷可了。非经霸陵桥，复异河阳绕。如何帝乡云，悠然映江表”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汤老先生已经死去三百二十年，但是并非上乘之作的这首诗，还被道长周清远以恭楷大字书写在大庙正门的影壁墙上。周清远是我的师父，我理当为尊者讳，不便对他过多过细地描写，笔墨尤其不应涉及隐私。他老人家当了一辈子道士，一本《老子道德经》到死也没有精通，却最喜爱《牡丹亭》之类的香词艳曲，更擅长采阴补阳房中术。我五岁拜在他的门下当记名道士，那时他老人家已经年过半百，仍然面如冠玉，唇若含丹，自如朗星，只是身子微胖，富态了点儿。很像五十多岁的小生演员，在戏台上扮演的《三笑点秋香》中的唐伯虎。他在琴、棋、书、画上很见功力，医治妇科和儿科百病又能妙手回春。他给女人治病是为了拈花惹草，为儿童治病却是出自善心。一积（德）一损（寿），将功补过。我自幼多病，主治大夫一直是跳大神的朱二仙姑。朱二仙姑当时已经四十出头，出嫁之前跟周清远相好八年，捉妖拿邪得过真传，嫁到鱼菱村之后，便自立神坛，香火很盛。这位仙姑有一大嗜好，那就是爱喝童子便。我小时候的洩溺都撒在一只葫芦里，朱二仙姑一大早取走，如饮琼浆

玉液。不过，朱二仙姑的道行，跟周清远相比，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。所以，她每遇疑难，还得向周清远求教。我的病久治不愈，她感到力所不及，便背着我坐船过河，找周清远起死回生。周清远住在大庙的跨院里，院里不是花便是树，挂着一只只鸟笼和蛸蛸篓子，虫吟鸟啼，小院更静。上房是卧室，厢房是斋堂，卧室和斋堂窗外都有一大丛翠竹。真是别有洞天，人间仙境。朱二仙姑把我背进斋堂，拜见了这位久仰大名的活神仙。不知是我跟他有天生的缘份儿，还是他有一双入木三分的慧眼，一见之下就对我大感兴趣，说我脑瓜顶子上有三尺高的灵气，一不扎针二不吃药，只要我认在他的门下当记名弟子，妖魔鬼祟便不敢近我的身。我给他行过拜师礼，他便赏了我个道号叫四梦。好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个四梦原来是把汤显祖的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，《紫钗记》捆在一堆儿，送给我一个人。拜了师便是自家人，可以穿堂入室，随意走动，朱二仙姑便带我到上房玩耍。上房五大间，住着正在周清远身边学道的十名仙女，大的十八九，小的十三四，个个人面桃花，鲜艳白嫩，身穿赤、橙、红、白、黑、青、黄、紫、绿、蓝的衫子。朱二仙姑跟她们打牙逗嘴儿，她们叽叽喳喳像树林子里的黄鹂、柳叶、红蓝靛颀儿。中午，十名仙女和朱二仙姑陪伴周清远饮酒进餐，吃的是全素席，却比粉条子炖肉更解馋。我大饱口福，便在朱二仙姑怀里睡着了，不知何时朱二仙姑把我背回家，醒来躺在自家炕头上。我跟周师父只有这一面之缘，后来我进城念书，就再也没跟他见过面，只是每年到我拜师的那个日子，家里替我送他一份薄礼，以表孝敬，而且都是朱二仙姑转呈。

鱼菱村管我叫四梦的人，都跟周师父有过千丝万缕的瓜葛。

2

自称匈奴人的刘四梦。压根儿没想过要当一个摇笔杆的文人。

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我当个大车把式或是大船舵把子，正是家传手艺，门里出身。听评书，看野台子戏，我曾想当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，或者飞檐走壁的游侠刺客。八路军到了鱼菱村，我又想当个出没大河上下，埋伏青纱帐中，闭着眼睛也能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最低的志向，也要在高跷会里扮演武扇或小二哥，里二泗庙会上大出风头。可惜呀可惜，我这个野草、野花、野鸟儿，身不由己被送进北京城里，关入中学和大学的温室、竹笼和象牙之塔，书香熏染，文墨浸润，匈奴人的野性丧失净尽，不能舞刀弄枪，只会舞文弄墨，好比熊掌大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，扼杀了我的天然情趣。

民间花会高跷，是一种糅合了武艺、杂技和戏曲表演的民间舞蹈，舞台动作的主调是粗犷奔放。但是任何艺术演出都有张有弛，所以在粗犷奔放的间歇，也有细腻的风情和问答的对唱。高跷的来源有二：一是从武术中的梅花桩演化而来，剔除了击技，加强了杂技；一是从梨园行中的跷功变化而来，舞台上早有踩跷

表演，走下舞台打地摊，为了便于群众观看，又加高了木跷，发展高跷功的表演技巧。二者互相渗透，最后合流，形成非驴非马的骡子艺术。通州的高跷会，始自明朝永乐年间，世代相传，技艺高超，共有二十八档，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。

高跷最初主要用于祭祀，表演活动依附于民俗和庙会。通州是大运河的起点，大运河和它那横七竖八的支脉，在通州全境织成一张水网，万民百姓最敬畏的是河神。因而，里二泗的河神庙，也就位居通州众庙之首。每年阴历正月十五、三月十五、四月十八和五月初一，都要举行进香赛愿的盛大庙会，尤其以正月十五和五月初一的两次庙会最为隆重。各路民间花会艺人，高跷、秧歌、狮子、龙灯、花棍、竹马、腰鼓、旱船、中幡、少林、十不闲、小车会……争先恐后奔赴里二泗河神庙朝顶进香。二十八档高跷齐集庙前，各逞其能，大显身手，请神人校阅，看客观赏。虽是以祭神为名，却是以娱乐为主。高跷的表演叫走会，走会有严格的规矩。二十八档高跷虽然各立门户，但是在二十八档之上还有个总揽其事的会头，又叫大架子，只管应酬重大的场面，实权拿在会头之下的督官手里。清远道人的老爹，早年曾拜我的曾祖父为师，学过南拳北脚中路刀；所以，我的祖父便是清远道人的俗家师叔，清远道人对我的祖父执礼甚恭。有一年，二十八档高跷争抢会头的宝座，冤打仇杀互不相让。眼看正月十五走不了会，清远道人只得热手抓个冷馒头，抬出了我的祖父。鱼菱村没有高跷会，跟二十八档高跷并无利害之争，我的祖父当会头能够不偏不倚，于是便应运而起，众星捧月当上了盟主。不过，他老人家当这个会头实在是徒有其名，大事小事都是清远道人作主，督官承办一切。我的祖父一不争权二不夺利，甘

当虚君共和的傀儡，竟然连任三届会头，大有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的趋势。

祖父的相貌，最具有匈奴人特色。他人高马大，虎背熊腰，豹头环眼，四方大脸，枣红脸膛，高颧骨钩鼻子，嗓音黄钟大吕，走路大步流星，能八步赶轱骑光背儿马，闻鼻烟打喷嚏响如炸雷。他侠肝义胆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；割肉喂鹰，广交三教九流。然而，他老人家的致命弱点是虚荣心过强，爱戴高帽子而不权衡利弊得失，一辈子受害于小人却执迷不悟。他自命为刘备正根之后，大骂刘禅是小老婆养的王八羔子。歪批三国，另有考证，硬说刘备跟关羽和张飞桃园三结义之前，家里本有一位原配卢夫人，是刘备的老师卢植的女儿；这位卢夫人生有一子，名叫潜龙。后来，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破黄巾打天下，戎马生涯中才娶了糜氏和甘氏；糜氏生了个阿斗，应该排行老二，又是庶出，本不是当皇上的材料儿。留在涿州楼桑村的卢夫人，害怕被袁绍和曹操灭门，便带着潜龙搬到通州隐居，这便是我家的祖先。刘备在西蜀称帝，曾经派人乔装打扮，到涿州寻找卢夫人母子，几次都没有找到，刘备不得已才册立那个酒囊饭袋的阿斗当太子，最后落得个家败国亡。我的祖父说起刘备，总是一口一个“我家先帝爷”。先帝爷这个称呼，来自戏曲里的唱词，不那么考究，他老人家却认定最恰当不过。

只念过三个月私塾的祖父，却喜好附庸风雅，听评书如醉如痴，看唱本手不释卷，野台子戏唱到哪里追到哪里，十天半个月不回家，地里放了荒也在所不惜。耳食牙慧，日积月累，凝聚了满肚子学问。他确实认识不少疑难怪字，考倒了好几位被认为是饱学之士的私塾先生。但是，他能认不会写，我从没见过他捏过

一回笔管，只怕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出。记帐在墙上画道儿，记事拴绳结和绕蒜头疙瘩，完全是伏羲氏那一套。

学问一多便会撑破肚皮，胀昏头脑，产生离奇的念头，干出荒唐的行动。一直是聋子耳朵的祖父，忽然异想天开，不安分起来。他要亲理会政，对二十八档高跷进行变法维新，不但内容全部戏曲化，而且要男女同台演出。习惯势力是难以打破的铜墙铁壁，我的祖父自不量力，竟想孤掌而鸣，于是惹起了众怒，二十八档高跷联合发动政变，把我的祖父赶下了台，给最会投机取巧的督官黄袍加了身。

这个头朝下的倒栽葱大跟头，栽得我的祖父一个月不起炕，两个月不出门，丢了面子窝了脖子，一口气堵住了嗓子眼儿。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躺得烦躁就抡起拳头砸炕面，一拳砸塌一块炕坯。他老人家的饭量很大，虽然比不了黄忠日食斗米、薛仁贵一顿饭吃九牛二虎，却也能一口气连吃十二个半斤重的大菜团子，啃一只猪头搭一条羊腿。可是，趴炕的这一个月，一碗清汤寡水照得见人影的稀粥，吃了三顿还喂了我两口。下炕不出门的那一个月，一天也没有过去的一顿吃得多。两个月光景，不添灯油光熬油捻子，我的祖父瘦成了长胳膊细腿大脑壳，活像河滩荒地上的一棵野高粱，摇摇晃晃的秸秆挑着个大穗子。

“三年不出这口窝囊气，我一头碰死在先帝爷的庙门前！”他开开街门，双手撑住门框，咆哮如雷吆喝了这么一嗓子。

我的祖父卖了十亩地，要在鱼菱村办起高跷会子弟班，重金礼聘高手教习，传授鱼菱村的子弟十大全活，三年之后到里二泗庙会上，压倒那二十八档高跷，傲里夺尊找回脸面。

高跷共分三大门类：文跷、武跷、跑跷，大同小异却各有故

事。文跷演的是金花娘娘戏耍张天师，武跷演的是张天师人间降妖伏魔，跑跷演的是梁山好汉劫法场。表演风格，各具特色，讲究的是文跷稳、武跷荤、跑跷狠。全部角色，一般都是十二个人扮演，也有十个人表演的。头一名角色文跷叫陀头，武跷叫蜈蚣精，跑跷叫花和尚。以下十一名是：文跷的小二哥，武跷叫蝎虎精，跑跷叫武行者；文跷的武扇（公子），武跷叫九尾狐狸精，跑跷叫小旋风；文跷的文扇（老座子），武跷叫黄狼精，跑跷叫智多星；文跷的樵夫，武跷叫青石精，跑跷叫拚命三郎；文跷的渔翁，武跷叫蛤蟆精，跑跷叫浪里白条；文跷的渔婆，武跷叫鲤鱼精，跑跷叫一丈青；文跷的俊锣，武跷叫白蛇精，跑跷叫浪子燕青；文跷的丑锣，武跷叫青蛇精，跑跷叫矮脚虎；文跷的俊鼓，武跷叫白蟒精，跑跷叫小李广花荣；文跷的丑鼓，武跷叫红蟒精，跑跷叫鼓上蚤；文跷的老膏药，武跷叫螳螂精，跑跷叫入云龙。

通衢大道，市集街头，河边渡口，客店酒肆，张榜招贤；我的祖父请来了文、武、跑三名高跷师傅，就住在我家里。

我家宅院地很大，曾祖父时代，南北长一百丈，东西宽十二丈，折合二十亩。在鱼菱村并非只此一家，差不多家家如此。当年北运河从鱼菱村南擦边而过，全村家家户户都是住在河滩上，河滩地可以随便圈占。曾祖父有两个儿子，分家各得其半，我祖父要的是从杜家买来的老宅子和老宅子门外的菜园。北运河改道，转移到鱼菱村西一里以外，但是在村南留下一道河影，后来走成了一条大车道。

老宅有北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小跨院还有三间泥棚茅舍，周围圈起一道高墙，半个院子是空场，空场上只有一棵几百